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七

宋　范處義　撰

鄭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後為幽王大司徒犬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轍為可恨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徳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為卿士出則長享國祚豈無自而然哉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徳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謂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求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為非詩

意蓋考之未精爾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朝服也武公有徳以稱是服故一章言其稱敝則欲更為二章言其美敝則欲更造三章言其安敝則欲更作蓆取枕席之義謂其安舒而無患

也此所謂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也適子之館者謂武公入為卿士授館于王室也還予授子之粲者謂武公既適卿士之館而好賢之意不倦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延賢人指言粲者謂有食客也在館能爾則在國可知此所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善善猶言賢賢以此求詩正與序合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詩人多以衣服新美為粲如三英粲兮粲粲衣服是也謂國人喜武公之善其職欲

其久於位故緇衣之敝則為之改製適卿士之館則以授之使粲然一新亦通似不若前說尤見善善之功

將七羊下同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

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既失道莊公為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視其弟豈得為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為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諫而公弗聼也初不忍違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

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亦何辭安所逃罪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于殺也公羊乃謂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觀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于殺弟果以母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

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為大惡特以庸暗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能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為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為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道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是詩三章始終皆小不忍之說蓋譏其失而刺之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也桑也檀也皆近居之木也
謂莊公始視其弟如所居之里牆園間之木而祭仲

請發除之是入我里欲伐我木也牆園亦然仲子之言雖可懷而我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皆可畏所以不忍發除而致大亂也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真惡人之胸臆也就使莊公其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為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删去矣聖人存之正以詩人刺莊公弟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意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市戰)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悅)而歸之

自古小人為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民譽然後能惑衆為亂如齊之田氏民愛之如父母如安祿山史思明范陽之人謂之二聖之類是也此詩與晉揚之水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然此詩謂叔段為仁且武豈真仁且武哉揚之水謂沃為君子豈

真君子哉皆一時愚俗為小人所欺至形之歌詠孔子刪詩何取焉蓋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于蚤無俾寖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録詩之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尊下同美且仁

叔于狩又手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取禽也冬獵曰狩郊外曰野詩人夸美叔段謂一

出田獵于郊外里巷之間無有如叚之美且仁謂其威儀也無有飲酒如叚之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無有服馬如叚之美且武謂其善御也叚之處京繕甲治兵豈為田獵而國人説之如此能無後患乎莊公尚不知悟蓋亦無以為策其愚誠可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兩叔于田皆作于一時加大字以别之非誤也是詩

皆美段之多才好勇序詩者以不義而得衆發之意
謂雖不義之人多才好勇亦可欺衆而得民奈何莊
公但執必自斃之說不發為之所然莊公之言亦幸
而中爾理有不可恃者萬一不中莊公其危哉況俟
其既亂而能取之孰若制之於未亂之為善聖人存
將仲子兩叔于田之詩使後世不幸有此當以莊公
為戒此三詩所以皆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下同

火烈具舉禮祖裼素歷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叔無狃女九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下同又良御忌抑磬控口貢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氷忌抑鬯勑亮弓忌

乘馬所乘之四馬也乘黄四馬皆黄也乘鴇四馬皆驪白雜毛也執轡如組謂善御如織組所以驂之與服皆中節如舞蹈也兩服上襄謂服馬皆上駕之良

馬所以兩驂皆次序如鴈行也兩服齊首謂服馬首齊如一所以兩驂皆如左右手之相應也此皆盛言其乘馬之善以見其衆之悦之也藪田獵之所火烈謂烈而焚之也具衆具揚具阜此言其得衆而助之者盛也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手而搏之也獻于公所所得虎獻于公以夸其勇也狃習也此言其好勇衆人愛之戒其無習此恐其傷也忌助語也抑發語也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

制不逸也發矢曰縱謂舍矢之疾也從禽曰送謂命中如送也慢緩也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所以弢弓此言多才射御俱善田事既畢行馬遲而發矢希弢弓覆矢無一不善也于田獵一事見其得衆已如此莊公奈何不憂之邪是詩三章皆賦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下同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兵而禦魚呂狄于竟陳其師旅翶五羔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以静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静者甚言其非静清者甚言其非清亦變風譎諫之義後世指人之不廉者曰伯夷不孝者曰虞舜亦此類也說者謂清為鄭之邑名而在彭在消在軸又以為地名夫地名重複在在有之固不可考邑名則傳

記可案清既非河上之邑就使高克嘗為清邑之大夫亦不可謂之清人子游為武城宰謂之武城人可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二矛莫侯重直龍下同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徒報左旋右抽勑由中軍作好呼報

逐

彭也消也軸也乃克所帥衆之地駟介四馬之被甲者也旁旁不息貌麃麃武健貌陶陶自適貌二矛酋

矛夷矛也重英謂重以朱絲為英飾也重喬謂累飾
喬然而高也左旋右抽謂左旋其騶右抽其兵師之
出處當嚴其期令乃翺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
當謹其備令乃逍遥自適同于兒戲佳兵者不祥之
器令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高克既進之
不以禮文公又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職此之由公
子素作此詩專論高克不敢及文公故序詩者發之
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過著矣此詩之序與左

氏合無足疑者獨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詩無見焉豈以好利故能以賂求進用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其朝焉

羔裘刺朝故取古君子為言而諷當時在朝之臣不能然也

羔裘如濡儒洵直且侯彼其記下同之子舍赦命不渝以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

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羔裘大夫之服也洵信也侯美也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紽五緎五緫三者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洵直且侯謂服是服者信而能直足以為臣之美所以稱其濡澤之美也人臣惟信而直乃能處君命而不變故曰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謂服是服者强而有力可任臣之事所以稱其豹飾之有力也夫人臣惟强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撓故曰邦之司直三英

粲兮謂服是服者有德之可觀所以稱其三英之粲也人臣惟有德可觀乃能為邦家之彦士故曰邦之彦兮大槩詩之所刺指在位不稱其服此羔羊之反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為國計忠厚之意見之終篇誠為懇切也

遵大路兮摻所覽下同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下同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醜兮不寁好也

摻攬也祛袂也寁速也詩人謂君子何忍舍吾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攬其祛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為可惡以我為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攬其祛又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欲執其手以見為王留行之意甚堅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已之私情期君子之必

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是詩二章皆賦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同悦下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是詩所陳古之民俗能說德而非好色葢譏當時風俗之不然由上之人無以善之不曰刺時不曰刺其上亦譎諫之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也詩曰東有啓明弋繳射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古者無故不去琴瑟雜佩或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或謂觿燧箴管帉帨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當以

後説為是詩人言古之夫婦相與昧旦夙興非直為一時之遊觀也蓋將治弋射加諸鳧鴈取其物和以滋味之宜為酒食以相樂終老無棄背御琴瑟以相友静好而無乖爭鄰里往来禮順而相好又能偹遺問之物以相報施古之民俗如此豈有不説徳而好色之事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昬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忽辭昏之言未為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為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為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即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詩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

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羊七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閑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蓋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舜木槿也將

將佩玉聲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君道非他能辨君子小人而已鄭忽闇於知人所美者非美故詩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餘子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橋松大木也游龍紅草也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為

美孰為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蘀他落下同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下同而和朝臥下同也

君令而臣聽猶倡而必和乃理之常也今忽既弱矣故強臣恣横不復俟上之令而自為猶不倡而和也其悖理甚矣詩人刺忽失為君之道以致此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女

忽既不能出令而強臣自恣故詩人以風喻令以蘀喻臣謂殞蘀為風所吹猶人臣必從上之令令叔兮伯兮指強臣而言乃反先倡為君者特和之耳漂亦吹也要成也謂強臣反先倡而為君特受成爾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意此篇亦指祭仲也是詩二章皆比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狡童指祭仲詩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為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說者以狡童為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為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為狡童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人謂忽不自為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槩謂祭仲狂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爾彼祭仲者賤之也子忽者親之也詩人親之如此而謂指君為狡童可乎是詩二章皆賦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詩人以忽為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諸篇雖刺之而愛忽之意甚惓惓也忽已為君不謂之君而謂之忽詩人無是言也獨序詩者指其名有合於春秋書忽之意春秋孔子作也詩孔子删也宜無異詞然孔子既知忽之立也正國人愛之如此而春秋不書為君删詩存刺忽之語何也盖春秋立一王之法褒貶之嚴不苟於一字忽既為君矣而失為君之道見逐於權臣一予一奪惟命是聽故書忽以貶之不與其

為君以示萬世之戒是以於删詩筆削之際亦謂之忽也嗚呼愛忽者國人之情書忽者聖人之法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疑之有褰裳之序不謂之刺忽獨曰思見正聖人特存之以明忽之立也正忽既正矣則不正之罪有所歸矣詩人思大國之正已謂正忽也詩人閔忽無大國之助故思之說者謂狂童為指突與忽亦非也既欲見正又併譏之豈理也哉然則狂童亦指祭仲之徒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忽之與突更入迭出皆祭仲之徒為之故國人思得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庶幾爭可息而亂可定也子惠思我者謂大國苟能惠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洧而至非甚難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于拯亂爾大國不我思豈無他國可告

顧狂童之狂恣他國豈能正之非大國不可也定亂必用師旅曰他人曰他士指國人士卒而言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丰芳凶下同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隂不和胡卧男行而女不隨

說是詩者皆以陽倡隂不和男行女不隨專罪女子謂其始也男子求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葢是詩本於昏姻之道缺故有倡

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夫禮之不行道之所以缺也

男子求昏既無其禮豈得專罪女子哉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也昌盛也錦褧喻男女之相配叔伯人之尊稱詩人謂求昏之男子雖貌之豐容之盛而不能備禮親迎乃俟之于巷俟之于堂以致女不肯送不肯將

將迎也既而他有所適非其配耦意殊歎然乃怨而自悔遂以叔伯尊稱呼前日求昏之男子而謂之曰衣用錦則有褧為中衣裳用錦則加褧焉衣裳尚貴乎相副以況男女當貴乎禮之相稱使女前日能乘車而來親迎御輪三周則我當與汝同車行而歸汝矣先言衣裳後言裳衣用以協韻其義一也女子此言雖非正理然其過始于男不親迎以至于此使昏姻之道不缺而親迎之禮行則無是悔矣不然何以

為刺亂蓋昬姻之道既缺亂之所由起也今人閭巷間尚呼男子之稍尊者為叔伯叔伯疑本於此是詩四章上二章賦也下二章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墠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是詩所刺以男女俱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然國人以奔為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為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東門之墠茹藘力於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茹藘茅蒐也可以染絳栗木果也可為女贄詩人意不在是特據所見而言爾東門城之東門也墠門外所除之地也阪又在墠外陂陀不平之處可以蓺茹藘者也栗林亦在東門之外其下可容人列屋而居者也夫相奔之人必期於幽遠之地茹藘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始期于茹藘之阪雖望其

室為甚邇奈其人則尚相遠言未親也終期于栗林之室雖履其室而思之奈其人不相即言未就也刺其相奔之情而謂邇其室而未親履其室而未就蓋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

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留)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雖淒淒寒涼而雞鳴喈喈而衆風雨雖瀟瀟有聲而雞鳴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昬而雞鳴不以昬而遂止所謂不改其度也詩人思之其未見也則心既危而病且憂其既見也則心平夷如瘳而喜矣雞禽之有德者而鳴必以時為德之信不惟人無信不立雞之德亦以信為主故詩人有取焉瘳愈也

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子衿（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學校雖廢而學者相與切磋之意未嘗廢也故此詩終始皆學者思遊從之樂世亂如此而道義不忘誰謂人之性惡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羔）兮達（他末）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佩以青學子之服也詩人思其人而不得見至思其衿佩思之至也學校既廢有挑達而在城闕者謂往来遨遊於城闕之間也一曰挑輕躍達放恣貌詩人謂不見其衿佩使我悠悠而長思縱我不能往爾寧能不續音問乎寧忍不一來顧我乎我思之至以近為遠一日如三月也學子往来於城闕思之者不可得見以明學校不修學子既無所歸宿故亦無相見之所此之謂學校廢是詩三

章皆賦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為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

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獨有

為此詩者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迋居望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微如一束之楚一束之薪尚不能流之使去況其大者乎以喻忽之微弱無忠臣良士之助冝其不能出令而為君也謂忽無親臣矣親莫親於兄弟今既爭立而交相為瘉是終鮮兄弟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謂維我有愛君之心不敢為欺君之言若他人之言皆無可信者皆欲誑君以自便爾申言人實不信深戒其無輕聽也是詩二

章皆比而賦之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突使雍糾殺祭仲弗克突奔蔡忽復歸二也高渠彌殺忽而立公子亹三也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四也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也首尾二十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所以謂之閔

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謂人民之思保其室家者因出城之東門及曲城之臺見女子紛然離散如雲之無定止如荼之麗而密宜其可慕而悦然我之所思不在于是乃欲自保其室家爾白色之縞衣蒼色之綦巾茹藘所染之服乃

我室家所服者自足相娛樂非有慕乎其外當亂世民人之言能如此可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且徂通用存在也且徃也謂在者徃者皆非所思也貟與云通語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野有蔓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是詩之思遇時乃思不期而會遇聖人何取焉蓋鄭

以五爭之故兵革不息者二十年故民罹其害昏姻失時為人上者倘能用古者荒政聚民多昏之意會男女無夫家者以育人民則下不至於思不期而會遇矣今既不能然是君之澤不下流與衛有狐同為可刺故存之為後世之鑒以明民之思亂由上之不恤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

逅相遇與子偕臧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言草之不可使滋蔓猶惡之不可滋長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露之濡猶非禮之汚也是詩男女思不期而會此風不可長猶草之不可滋蔓且其犯非禮如多露之濡也故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零露瀼瀼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夫男女相悅由其顔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之婉邂逅相遇所謂思不期而會也不期而會雖可以適一時之願

孰若俟禮為俱善卒章言與子偕臧欲其俟禮而俱
善也詩止乎禮義故卒章反正不敢斥其君厚之至
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焉
列國之風惟鄭衛淫亂為甚衛之亂由於上之化鄭
之亂由於兵之故詩之所刺者備矣後之論鄭衛者
于衛則謂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

馬于鄭亦謂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是皆不深攷詩所刺之由而歸咎于風土爾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詩之序皆明言男女或相棄或失時由于兵革而溱洧謂莫之能救然則欲救鄭之亂者當以偃兵息民為先不可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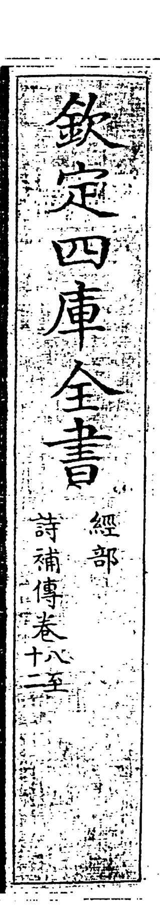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顔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下同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下同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下同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

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勺藥香草也
洵信也訏大也瀏水深也殷人盛也相與將同猶言
相將也鄭之國俗以三月溱洧水盛流深之時秉蘭
以祓除不祥何尤之有以其淫風既行故男女殷盛
乘此出遊為相誘之計女始謂士曰往觀乎士曰既
往矣于是又從而誘之以溱洧之上為未足孰若觀

乎洧之外信大而且樂也與期於幽遠之意同二章之終皆言贈之以勺藥或曰相謔或曰將謔蓋令人言相將皆欲為而未為者也詩人終約以禮故贈以勺藥寓相謔之意未至於亂也宋玉好色賦曰目欲其顔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玉所謂揚詩者蓋溱洧之類誠得詩人之意也或曰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又崔豹古今注牛享問仲舒為勺藥名可離故相別以贈之竊謂既贈以離草明不相親正所謂終

不過差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七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舉人臣顧裕涇

詩補傳卷八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齊

周武王封尚父吕望於營丘即臨淄縣是也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故齊為大國後五世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懿王使烹焉故變風始作齊之次鄭以鄭既不能輔周室復先王

之舊所望者齊晉之覇主耳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哀公荒淫怠慢蓋由內無賢妃貞女之助使哀公有內助夙夜警戒亦有相成之理序詩者之言以恕待之謂其中人之資可上可下也昔周宣王亦中才之主也嘗夜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于失禮宣王曰寡人之罪遂勤於政事

以成中興之功然則后妃輔佐君子豈曰小補之哉若夫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則賢内助之相成有不待言語警戒之末者尤可尚也

雞既鳴矣朝直遲下同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呼弘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惑於聽者以聲之至細為鉅若聞蟻戰以為牛鬬是

也眩於視者以形之至微爲大若視貫虱如車輪是也古之賢妃志在輔佐君子寤寐不忘眩惑於視聽故以蒼蠅之聲爲雞之鳴正以蟻爲牛之類也以月出之光爲東方之明正以虱爲輪之類也盈滿也昌盛也始謂來會朝者已充滿而昌盛今雖尚蚤然亦將及旦蟲已飛而薨薨有聲矣豈不欲與子甘寢同夢慮來會朝者亦欲蚤歸無使予與子俱受憎於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還旋同

下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齊俗喜畋驅馳之間邂逅相遇互相夸詡以習於田獵為賢以閑於馳逐為好形於辭氣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故曰刺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下同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茂美也昌盛也臧善也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山之閒山之道山之陽並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從之曰兩言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而盡善曰

遭曰並曰揖以見從禽者衆更相稱譽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耳後之論齊之風俗者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民俗固然所貴乎禮者謂其

矯揉其俗使合於先王之道也若徇其俗之所尚則不親迎者不足刺矣豈聖人存詩愛禮之意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縈〉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是詩三章皆刺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於其家門屏之間曰著自著而入其庭升其堂其次序如此瓊赤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用

以爲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黄也皆紞之色以垂瑱者
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行禮也齊人
非特不親迎於婦至之禮亦漸至盡廢矣案昏禮壻
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
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
婦至則揖婦而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
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
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謂之

刺時以上之人不能明禮教以道之也是詩三章皆

賦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序詩者明言君臣失道則日月喻君臣無可疑者說

者不勝其異以不知詩序經聖人之手故也是詩之

意謂君臣有道禮教興行上焉如文王之化則無思

犯禮次焉如衛文之化則國人不齒安得有淫奔之

俗今齊之君臣不能明禮教以化之是無政也故謂

之刺衰

東方之日兮彼姝音朱下同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為言葢謂日月始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誰敢為欺者齊之君臣不能如日月故男女肆為淫奔彼美色之子公然來人室家登人門闥出入相馳逐無復忌憚故詩人歎之謂君臣不

能以道化民如日月在上人不畏其照燭也曰履我即兮者謂我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而就也曰履我發兮者謂我由闥而出則迹我所出而行也國俗如此則齊之君臣所躬行者可知矣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壺氏之職既廢故朝廷起居之際皆無其節既無其節則上下不知蚤暮號令安得不失時哉是詩所謂號令謂號召臣下非出令也

東方未明顛倒刀號下同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暮

未明謂日未出也未晞謂露未晞也以辨色而朝言之則未明未晞不為蚤矣由司漏者廢職羣臣不知

蚤莫所以顛倒衣裳於號召之時朝廷亦豫無警戒故臨事召之所謂上下俱失時也今人為圃尚知折柳為樊為其有限雖狂夫亦瞿瞿却顧不敢踰越可以朝廷乃無司漏之節度使從事者不能知朝夕不失之早則失之莫是為國者之智不及農圃也是詩三章二章皆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詩人嘗以魚鳥喻衛宣公則以雄狐喻襄公不為過也襄公鳥獸之行是以鳥獸自為也君不可惡也而新臺敝笱皆言惡國不可去也而北風南山皆言去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詭辭以明其過之大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以喻齊雄狐以喻襄公詩人謂南山本崔崔然高大人所瞻仰以雄狐綏綏然行其閒反為人之所

惡不足仰矣魯道指魯國齊子指文姜有蕩謂蕩然無法制也惟其蕩然無法制是以文姜既歸為魯之夫人又得以懷二心於齊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說見有狐是詩止言雄狐則非匹行明矣

葛屨五兩亮冠緌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以喻文姜冠緌以喻襄公冠屨有尊卑之象襄公兄也文姜為公之妹襄公君也文姜為魯夫人皆

有尊卑之可言然葛屨必以兩冠緌必以雙各有其配惟其稱也今襄公與文姜是冠屨莫辨是以文姜既用以嫁魯又得以從襄公於齊也

藝麻如之何衡橫從足容其畝取七喻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藝麻以喻取妻畝以喻父母析薪以喻取妻斧以喻媒氏藝麻者必横從治其畝猶取妻者必告於父母

也既已告父母而成禮矣又何為合其醜於齊也析薪者非賴斧而不能猶取妻者必賴於媒氏也既已賴媒氏而得妻矣又何為極其惡於齊也後二章倂譏魯而深咎文姜與襄公以藝麻析薪為言魯安所逃其責而窮醜極惡則文姜與襄公任其咎也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拕革為鞠言其合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脩德
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
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脩德是無其本矣無其
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道也

無田佃甫田維莠羊九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
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揚雄引是詩去

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加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辭費如此甫田大田也遠人諸侯也莠稂莠也驕驕盛貌桀桀出貌忉忉憂而勞也怛怛憂而傷也詩人謂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使襄公能以禮義治其國有德裕乃身則大功可立遠人可致矣

婉於阮兮孌力轉兮總角丱古患兮未幾居豈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貌總角聚兩髦也丱總角之貌弁成人之冠也突卒相見之貌總角未幾而突見其弁童子之求速成者襄公之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効成人之冠服殆可笑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盧令（零同）下

刺荒也襄公好（呼報）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諷）焉

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之田獵與民同樂百姓聞而説之冀襄公愧而改耳畢

掩兔之物如畢星之形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

直龍
下同

鋂

梅
其人美且偲

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纓環之聲重環子母環也重

鋂一環貫二也仁仁愛也鬈鬈髮也偲彊力也古之

田獵者百姓見其田犬之飾而歎其人美而有仁愛

美而有鬈髮美而有彊力仁愛者德之美也鬈髮者

貌之美也彊力者才之美也皆樂之之意是詩三章

皆賦也

敝笱（古口下同）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文姜淫亂之事齊魯之醜均也故序詩者以為二國之患詩人原其過由於魯桓公微弱不能制文姜以至於此故作敝笱載驅猗嗟三詩分刺齊魯二公與文姜如法家分別衆罪敝笱一詩乃文姜之罪狀也使魯公能防閑而文姜可制則二國之患息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房)鰥(古頑)齊子歸止其從(才用下同)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周禮𣪠人掌以時𣪠為梁釋之者曰梁水偃也以笱承其空然則施笱於梁所以捕魚也以譬魯公也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陸氏曰鱮似魴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且魴本魚之美者今鰥與鱮皆似魴而非魴

雖大而非美且唯唯出入不制以譬文姜若大而難制而其行之不美為人所賤笱固不可以得大魚而況於既敝乎此魯公所以不能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為醜行其從之者如雲之紛亂如雨之衆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卒之魯公則見殺於齊齊公則播惡於民皆由文姜之故此詩之所以分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恃莊公為已之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貶之詩人作載驅以分别謂襄公無禮無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衆而不知恥此為襄公之罪狀明矣

載驅薄薄(普各)簟茀(弗)朱鞹(苦郭)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濔濔(乃禮)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開改)

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茀者以簟爲蔽車之茀朱鞹者以朱飾皮爲茀之副四驪謂四馬皆驪色濟濟而齊也垂轡爲轡之垂者濔濔而衆也此言襄公盛其車服疾驅而來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發夕謂文姜宵逝而往會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易而無慙也

汶(問)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

滔滔行人儦儦　表驕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委蛇曲折行齊魯二境之間多在齊之南魯之北行人自齊而來者指所從之人也湯湯溢也滔滔漫也彭彭張也儦儦衆也皆狀其在於通道大都之間所見如此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翱翔于彼遊敖于彼不知其可醜也一章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意二章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歎之色三章曰翱翔則徊翔從容而後去

四章曰遊敖則遊觀愜適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於宜下同

春秋魯桓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謂文姜來嫁也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謂莊公始生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年月可考矣聖人既書於春秋而猗嗟之序謂

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删去何也蓋深責莊公無防閑之道人目以為他人之子是誠可愧恥此莊公之罪狀也

猗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之辭也昌盛也謂其年之盛也頎長也謂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謂抑揚之中節也抑若揚猶言子若孫古語多然美目揚兮謂其瞻視之明也禮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巧趨蹌兮謂其步趨之巧也射則臧兮謂其射之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征兮展我甥兮

名稱也取其才藝之可稱也美目清兮謂其目之清明也儀既成兮謂其儀之備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展

誠也謂其誠宜為我揚也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鳱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鳱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鵠高遠而難中鳱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為飾侯之為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此一

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為侯而射之者
示其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又
取熊虎豹麋鹿豕豻為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其說
頗合於弧矢威天下之意姑存之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孌兮婉兮皆壯好之貌歎其貌之好眉目清揚也舞

則選兮謂其舞之齊於樂節也射則貫兮謂其射之貫習而必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反復也謂其乘矢之發皆復得其故處可用以禦亂惜其不用也此章歎美之辭重複不厭而寓意於禦亂之二字語若緩而不切亦理之所難行也葢二國之亂以莊公言之內則母也外則舅也詩人安得直以禦亂之事責之故微寓其意焉序詩者發之曰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則莊公之罪著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八

詩補傳卷九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畢萬録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伯主率諸

侯以奬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衛詩葢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之閒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故魏晉之詩褊隘吝嗇亦大畧相似以此見儉雖美德而用之不中禮者安能無弊此聖人所以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葛屨（俱具下同）刺褊（必淺）也魏地陿（洽）隘（於懈）其民機巧趨利其

君儉嗇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是詩語簡而意多且其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為解詩意自明舊分六句為一章五句為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乃合序義

糾糾吉黝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衘女手可以縫裳

此章言魏地既陿隘其民窮於衣食故機巧之心生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繚之葛屨履霜而不遑

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閒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為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故也今所至通都大邑寠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本其所自而刺之

要於遥之襋紀力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佩其象揥勅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民之機巧趨利故此章言由於魏君儉嗇褊急以化之要褄也襋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襋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提提安也宛遯辟貌遯而辟之者必左此言其君之容止也揥以摘髮以象爲之貴者所用此言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襋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爲儉嗇之故未可譏也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好人猶言君

子今人亦呼尊貴者為好人疑出於此詩人以衛之莊姜為碩人以周之賢者為美人亦此類也以序之言求詩之意而魏之君民一時風俗備見於數語若可圖畫序之有功於詩者如此是詩二章皆賦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扶云沮子預如洳預

序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而詩專言公族之官蓋公族之官所掌人君之家事猶言吾君之家雖儉而能勤但不中禮耳是詩疑為晉詩蓋儉而不中禮

既近於蟋蟀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亦為晉官豈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墓)彼其(記下同)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下濕之處也一方水之隅也一曲水之阿也莫菜名也疑可食桑柔桑也以食蠶藚水舃也疑可餌

彼其之子指公族之官也美無度言美不可量也美如英言美如草木之華也美如玉言美如玉之可珍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旄車之族以其主君之旄車故亦可謂之公路然則公路公行一等官耳夫公族之官所任者君之同姓不為卑且賤矣而自往沮洳之地水之一方水之一曲采所食之莫所用之桑所餌之藚可謂儉而且勤矣儉而勤固不失為美但殊異於尊貴者之所為

此所謂不得禮也不斥言君而言公族之官詩人之微意故序詩者發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魏國雖小尚可為也而其君惟務儉嗇故不能用其民民既不可用則上之德教何由行哉日以侵削固其理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雖小有桃可以為殽有棘可以為食猶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凡上之所須皆用民力也奈何魏君靳靳然儉以嗇不知取予之宜而民不復肯出力應公上之須殆無以為國矣所以為鄰國之侵削不能自

保此為士者之所深憂既歌謡以著其情又行國以寫其憂言無可與告語也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為驕慢以我之言為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為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若是則舉國無知我者矣徒思無益也憂國之士惓惓如此而上不之察此魏之所以亡可以為永鑒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陟岵戶下同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朔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地迫小而數侵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憫耳此陟岵所為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行役之夫始

陟岵而望以為有草木之蔽而未見也次陟屺以望雖無草木猶未見也卒陟岡以望而終無所見則情彌切矣於是思欲行之時父戒我曰早夜無自已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不力而見獲也母戒我曰早夜無嗜寐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逃役而相棄也兄戒我曰早夜必偕作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犯令而誅死也上與尚同見獲於敵曰止兄不行而弟行故父母之命已實季子也國已危民已困而父母

兄弟猶能相勉如此信先王之澤未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古者一夫皆受田百畝而五畝之宅牆下必有桑此先王之制也魏既為大國侵削民至無所居豈當責之先王之制詩人形容其迫小之甚故舉十畝為言若曰十畝之閒居者相依為生且宅且桑至無所容所以思去故國而不可止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人情解緩之貌泄泄人言雜沓之貌言十畝之內外土狹而民衆故桑者情態如此幾無所措手足矣故皆欲相率而同歸故曰還相率而同往故曰逝聖人存此詩蓋責以先王盛世建國親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伐命方伯連帥以治之誠如是則魏雖削小猶可存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爾

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得禄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自為伐檀之事也

坎坎(若感下同)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猗(於宜下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下同)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兮坎坎伐輻(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卯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兮

坎坎伐木之聲也猗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猗作兮檀木之良者可以為車之輪輻今乃伐而寘之無用之地河之干之側之漘皆水厓也河水雖清且成文大為漣小為淪徑為直要之檀不宜水不可

用於河猶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於國而受君之禄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懸獸不知愧恥一夫之居曰廛受田百畝三百廛謂取三百夫之禾十萬曰億圓廩曰囷皆言其多也貉子曰貆獸三歲曰特鶉鷂之屬也言禽獸之多也若君子之人義不空餐寧肯去彼而取此耶素餐素食素飧初無異義再三歎之且以協音韻耳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碩鼠刺重斂（呂驗下同）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重斂孟子所謂大桀小桀者是也不脩其政孟子所謂無政事也蠶食桑無時而饜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序詩者發明風人之旨窺見物理之妙皆此類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下同）女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戸毛

黍也麥也苗也皆鼠貪食之物也戒之無食猶望以其恤我而止也貫習也民困於重斂而有離心必俟三歲而後決去者亦冀恤我而至三歲之久習見女之重斂不改其初則無復顧我無復德我無復勞我

矣於是往而決去求樂土樂國樂郊而歸之庶幾得我所得我直而已未知誰復能繼此長號以告吾君乎蓋猶有不忘其君之意此詩人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九